

我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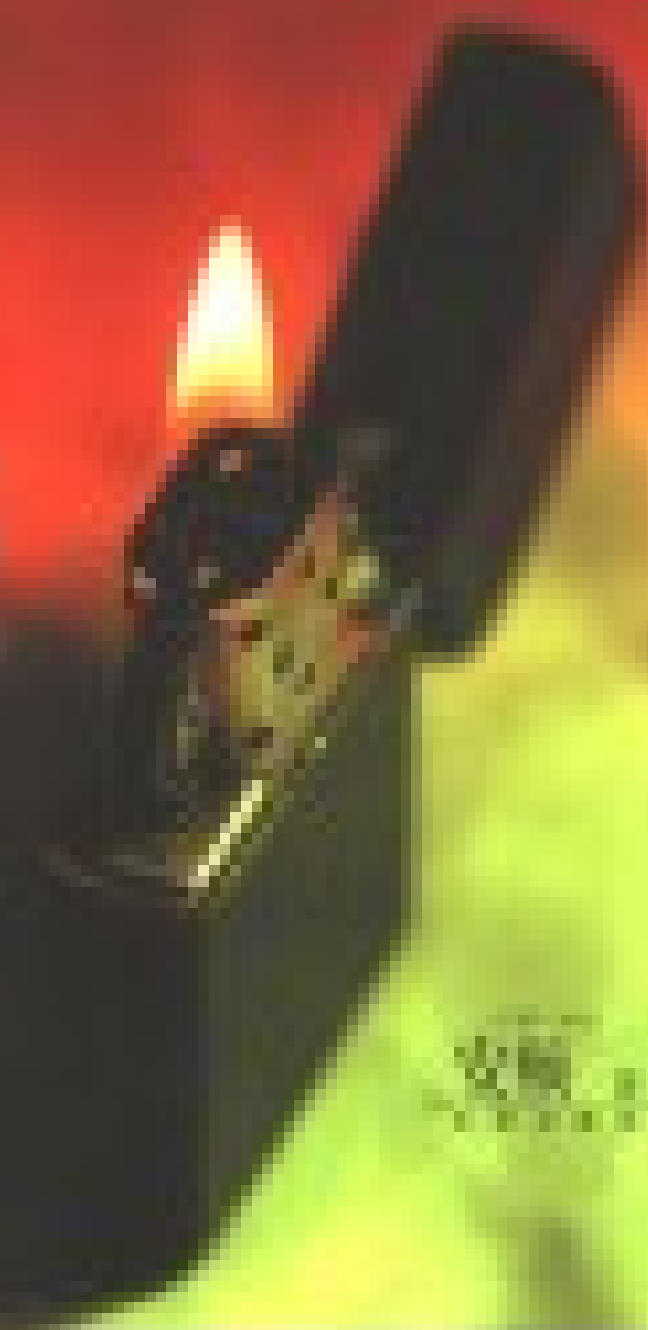
焚心之恋

F E N X I N Z H I L I A N



An dun
安顿 / 著
北京出版社

焚心 · 恋



我

的

故

事

焚心之 恋

An dun
安顿 /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焚心之恋/安顿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1. 7
(我的故事)

ISBN 7-200-04370-2

I. 焚… II. 安…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3932 号

我的故事

焚心之恋

FEN XIN ZHI LIAN

安 顿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48 000 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 000

ISBN 7-200-04370-2

I · 676 定价: 23.00 元

《我的故事》好似一个用镜子做成的房间，
只要你走进来，
总可以看到以往没有看到或者不是“这样”看到的他人
和自己，
前世和来生，哪怕只有片刻时间。

你会来吗？

——纪无言

纪无言的信箱

纪无言是我的名字。我在一家杂志主持着一个每月出现一次的专栏——《我的故事》。

这是一个讲述个人经历的专栏。每一个人，只要你认为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特别之处，都可以参加。我不能保证所有讲述者的故事一定可以在专栏里出现，但我可以保证只要你愿意说，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我都会坐下来认真地听。因为，听故事和讲故事是我的职业，也是我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私下里，我认为这份职业其实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一个平凡的人，假如老天特别肯眷顾，大约也只能赐予三五段与众不同的经历，更多的时候，获得的角色是跑龙套兼看风景。比如一个巨大的舞台，一些人在上演着悲欢离合与风云突变，另一些人通常在扮演着雕像、树木、鸟儿或者花瓶，自始至终不用移动位置，也不需要开口表达思想——或者也根本无须有思想。然而，假如把这些小配角通通赶下场，你就会发现，这个舞台不对头了，失去了平衡也因此失去了丰富和精彩。于是，必须让他们站在合适的位置，必须让他们用自己的平凡来衬托表演者们是多么特别，必须用他们的沉默来强调舞台中心的喧嚣，必须让他们从头至尾看完整场演出以证明那剧情的完整和真切，必须



让他们默默经历一次又一次内心的风暴最终成为人生戏剧或者戏剧人生的活见证。我,以及那些每个月等待着这个专栏出现的读者,就是这样一些站在幕布边上、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小配角。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活在别人的生活之中,并且从中看见自己。

《我的故事》好似一个用镜子做成的房间,只要你走进来,总可以看到以往没有看到或者不是“这样”看到的他人和自己、往事和前尘,哪怕只有片刻时间。

你会来吗?

我的信箱:jiwuyan@sina.com

jiwuyan@263.net

jiwuyan@ynet.com



阅读搜索

▷ 纪无言的信箱

/

▷ 生死劫

/

孩子生下来，胭妮才明白以命相爱的男人并不爱她，他只是用卖掉孩子的钱来满足变态的享乐。

她无意中发现另一个女孩子正在重复自己的过去，而在此之前也曾有一个女人有过相同的遭遇。

三个女人相同的命运令惟一知情者经历着爱与恨、正义与邪恶相纠缠的内心风暴……

▷ 焚心之恋

131

这是一段痛苦而又难以割舍的恋情。

可欣想不明白，究竟应该选择一个平凡的男人一起生活，还是甘心做一个正在平步青云的男人的情妇？

明明是一桩爱情，却没有关于爱的承诺；跋涉在徒劳的期待之中，可欣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爱的能力……

▷ 孤单单的身影后

275

少年邇亮心中的恋人是同性老师。苦涩的爱恋让他了解自己的另类情感取向，并且下决心战胜自己，融入主流人群。

一个似曾相识的男人，把正准备结婚的邇亮送回噩梦般的记忆，挥之不去。

一边是美丽的未婚妻，一边是灵魂深处的诱惑和犹疑。邇亮再一次和自己绝望地对峙……



生

死

劫

引 子

2000 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好像一个人的生活中那些比较特别的契机，常常是一段故事的结束，也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它是一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同时也面临着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它把结束和开始集于一身。这些契机总是令人难忘，因为它承上启下地意味着某种内在关联的转变。于是，它有资格像所谓里程碑似的站在两个世界的中间。

每个人在 2000 年的每一天都因此有了与众不同的意味。

从立秋这一天的中午 12 点整开始，连续 5 天，我准时收到来自一个女孩子的传真。她没有留下姓名和任何联系方式，只是一味地把“故事”发送过来。

她的不紧不慢的叙事越来越深地吸引和牵动着我，让我不能不在每天的那个时间全心全意地等待她的到来。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默默阅读的人。

我还不知道，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将和这个女孩子紧密相连。



1

第一天：

无言：

你好！我是你的读者。我想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忠实的读者，你已经出版的所有的书我都收集了。但说实话，看你的专栏并不是太多。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一个在别人看来有些奇怪的习惯，我不太喜欢看报纸和杂志。我觉得很多原因使得作者不能在其中表达到最充分，但我比较喜欢看书，因为书至少没有篇幅的限制，书里的故事有条件更充分地演绎，所以，书里的故事也就更有味道，更接近于真实。

我曾经给杂志社打过电话，那是在几个月之前，不是你接的。一个听声音很年轻的女孩子告诉我，你特别忙。如果我要找你，最好给你发传真，如果能在传真里告诉你有什么事情，就更好了。那天放下电话，我把你的几本书摆在面前，都翻到封面背后你的照片那一页。几张照片都不相同，我因此觉得你距离我越来越远。

要说的事情已经在心里憋了很长时间，有时候，我觉得就像一个人的一生那么长。这么长的内容，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提纲挈领地给你写一个梗概——我想了好多次，觉得我的经历没有一个梗概能够概括。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把你从众多的信件和传真中吸引到我这里来，那么，我告诉你：我今年23岁，20岁那年，有了一个



私生子,被他的亲生父亲卖给了我不认识的人。现在,我们分手了。

但是,这么简单的自我介绍,又能说明什么呢?你又怎么能从中明白我找你的真正目的呢?想来想去,我还是选择了自己写流水账的方式,每天给你发一部分过来,让你慢慢地了解我;同时,也趁此机会让我自己把过去发生过的一切和我至今一伸手就能在自己的心头摸到的伤口再重新审视一回。

我不能忘记过去。

我觉得我一生都没有能力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随时随地都会想到,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一个小小的男孩子正在成长。他曾经在我的身体里过完了10个月,是我把他带到了人间。而且,我曾经像所有的母亲一样给他喂奶、搂着他睡觉,虽然他出生以后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8天。

这28天,已经是我的一辈子了。

无言,你已经被我吸引了吗?如果是这样,我希望你耐心地跟着我走进我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曾经常常是阴天,所以,阳光在那几年中显得分外难得和可贵。

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决定要把你作为和我一起回忆过去的的朋友,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通过读你来猜测,你会不会为了我的故事而看不起我。

你不会的,是吗?

我告诉我自己,你不会的。那么,我开始讲了啊。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母亲是知青,从北京到东



北插队，在黑龙江结识并嫁给了父亲、在当地落户。我父亲的出身应该算是农民。母亲后来来到了一家小工厂当采购员。现在，他们和我的弟弟一起在东北。弟弟上大学，父母开了一家木材厂。

我生在黑龙江，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被母亲送回到北京的姥姥家，和舅舅、小姨的孩子一起成长。姥姥家和我同一辈的孩子算上弟弟一共有4个，我是惟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过的是标准的寄人篱下的生活。

姥姥是寡妇，常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的是离婚后至今没有再成立家庭的小姨和她带回来的女儿——我的表妹。我们一起住在一个有3间平房的小院子里。小姨和表妹住一间，姥姥带着我住一间，另外一间是临时的客房。我们三代、四个女人过着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的、无声的日子。

姥姥和小姨都是脾气不太好的人。她们常常发火，很多时候是莫名其妙的火气突然上来了。小姨拿表妹出气，姥姥就来打我或者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的父母。我记得姥姥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这个孽种！”人家都说亲人之间是不会记仇的，即使有了矛盾，也能很快被亲情化解，可我不这么认为。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写到这里，姥姥和小姨当年的表情、腔调和那些劈头盖脸扔给我的话以及她们想出的种种惩罚我的办法都还历历在目、不绝于耳。

如果说我的性格中曾经充满了反叛和固执，那么这种性格曾经让我深受其害。我想，我的姥姥和小姨应该是有一些责任的，虽然她们从来没有故意伤害我，而只是在不经意之中按照她们那种不科学的方式来教育我和表妹罢了。当然，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人当中除了她们和我自己之外，还有我的父母。



小时候,父母很少来北京看我,因为他们收入少,而且,他们在我之后又有了弟弟。偶尔,母亲出差到北京或者路过北京,给姥姥留下一些钱,也顺便看看我。我总是把她当成姥姥家的客人,不认为她和我有任何关系。她留下来吃饭,我会乖乖地先到院子里玩儿或者到另一间屋子里做功课,等她吃完了,再和表妹一起吃饭,完全是家里来客人时的规矩。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和母亲睡在一起的镜头。我被送来北京之前应该是有吧,毕竟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婴儿,需要母亲的怀抱。但来了北京之后,就没有了。至少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之间没有过任何亲近,在我长大成人之后就更是这样,取而代之的是不计其数的相互伤害和层出不穷的矛盾。

在我大约6岁的那年冬天,有一天,我母亲出差在北京转车。她提前告诉姥姥,让姥姥带着我到车站去找她。姥姥一边给我梳辫子一边说:“你妈说了,让我带着你去车站找她,见不到你,就不给生活费。你是肉票啊,还是什么?”当时,她的语气是又生气又嘲笑的,伴随而来的就是手上的力气格外的大,拽得我的头发特别疼,脑袋一直往后仰着。前些天,偶然看到一部叫《燃情岁月》的美国电影,布拉德·皮特扮演的那个男人去割掉敌人的头皮。每一张头皮都鲜血淋漓。看到那里,我的头顶竟然感觉到了疼痛,很自然地回到那个被姥姥拉着头发梳辫子的、冬天的下午。

那天,是小姨带着我到火车站去的,也是我今生第一次见识到火车站的混乱和嘈杂:到处是人和各种破旧、肮脏的行李卷,从人身上散发出来混合着汗臭、脚臭、口臭以及他们携带的生鲜食品正在开始变质时的气息包围了整个候车大厅。我的母亲穿



着一件灰色的短外衣，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朝着我和小姨走过来。她满脸是汗，汗里面裹着油。她和小姨打招呼，并且把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小姨，嘱咐她转交给姥姥。然后，她开始不厌其烦地给小姨道歉。她反复强调着因为把我放在北京影响了姥姥和小姨一家的“正常生活”，给她们带来了“麻烦”，“很过意不去”。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根本没有看见我似的，而且她说：“早知道会是这样，当初还不如不要这个孩子，也不至于让你们陪着一起受累。”因为这句话，我死死地盯住她。这时，她好像忽然发现了我的存在。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我的母亲把她满手心都是汗的手伸过来，摸了摸我的脸。我觉得我的脸马上就变得又粘又湿起来。小姨说了3次：“你还没叫你妈呢，快叫。”但我坚决地没叫，只是往后退了半步，盯着她，不说话。

我母亲和小姨都因此陷入了短暂的尴尬。接着，她们像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一样开始历数我的“罪恶”。小姨说，她和姥姥一直都不明白，我“到底随谁”，“这个家里没有一个像这孩子这样脾气又臭又硬的人”。而且，我特别“有主意”，是纯粹的“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我妈也说，她来了几次，都觉得我性格古怪，而且“特别没有礼貌”。她说：“反正我就把她交给你们了。你们看她有什么不好，就替我管教她。”

那天直到和我母亲分开，看着她背着大皮包像个蜗牛一样扭着身子挤进人堆里，我也没有叫她一声。一种奇怪的感觉占据了的小脑袋。我觉得这个手心出汗、脸上出油、说话恶狠狠的女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还不如她肩膀上背的那个包跟她更亲密。这种感觉一直潜伏在我心里。以后，在和我母亲的矛盾之中，我常常会想起上演在火车站的这一幕“母女相逢”。特别

